

别来沧桑事

周维先自选集

周维先 / 著



六十年创作精华

花落无言，人淡如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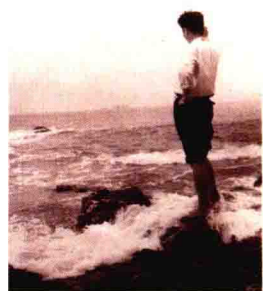
随着年华老去，

我越来越心仪这不事张扬地流传了
千百年的中国式人文情怀。

作为一种文学的表象，

周维先笔下爱与生的艺术世界，
始终都在沿着

语言艺术轨道前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別來 滄桑事

周維先自選集

周維先／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来沧桑事 / 周维先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068-5971-4

I . ①别… II . ①周… III .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9250 号

别来沧桑事

周维先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成晓春 张 娟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971-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汤显祖逝世四百年了。莎士比亚也逝世四百年了。一个是中国戏剧大师。一个是英国艺术巨匠。

夜读“临川四梦”，让我神思悠悠恍然如梦。莎翁又令我亢奋而至于无眠。

莎士比亚写情的执着。汤显祖写爱的顽强。

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为爱双双赴死，前赴后继死在了一起。杜丽娘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死，死亦可生”。她竟然为了没有得到的爱又重新活了过来，回到一见钟情的地方，寻找那一个必定属于她的人。

是不是棋高一着？

生离死别，缘起缘灭。那缘，是可以超越生死的。

我没有研究过“比较文学”，但是，在虚心拜读之余，还是忍不住把两位大师比较了一下。

六十年了。

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中，我追寻生命的原始。

在精神的王国里，生命不源于神秘莫测的大海、雷电中野性的山林、艳阳下蛮荒的原野。

生命始于爱。

爱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象。于是有了你，有了我，有了爱和恨的戏剧。

我是爱的儿子。我因爱来到人间，也将为爱绝尘而去。最后归于尘土。

如今，我遥望着故土，遥望着故土上的老树。

老树摇曳着千年的岁月。我摇曳着满头的白发。

大树下，故乡人摇着扇子捧着紫砂，在月下，在风中，絮絮而谈，讲的是古往今来、前世今生……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那是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太湖吗？

那里有我的父辈、父辈的父辈……来自生命源头的梦。

那梦很长很长，长到无可言说，美到风华绝代。尽管我已然从白衣飘飘的少年变成了苍颜白发的老者，但是那林林总总多姿多彩的爱之梦，仍然逶迤而来，绵延不绝……

于是，我用爱，用生命，用灵魂，用一个又一个白天和黑夜，把一篇又一篇关于爱的故事写在了流水之上……

2016年6月22日草

8月26改于连云港 苍梧



·
目
录
·

苍茫之爱

- 002 伤 别
006 我的父亲 曾经的二哥
014 我的母亲 曾经的五姑娘
019 依约当年
036 沉默的父亲
041 当爱已成往事
047 彼岸风景
050 别来沧桑事，语罢暮天钟
060 大哥在风雪之夜远去
067 俊 哥

致有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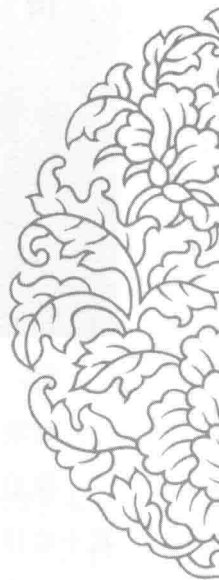
- 074 寻找往日
080 另类乡愁
083 少年本溪

- 088 我有两双眼睛两颗心
092 与狼同行
097 如梦即梦
101 戏梦 梦戏
107 性情内外
112 在天地间 我是一个偶然

逝水墨痕

- 120 沧桑无言 对酒当歌
128 四十不惑 歌剧魅影
136 相知故园 往事如昨
143 一曲秋声 梦回早春
152 湘江无眠 岳麓言别
159 风生水起 路转峰回
166 白云黄海 魂系苍生
172 独上云台 栏杆拍遍
181 梅园夜雨 花开有声
188 望断天涯 情归何处
197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苍茫之爱



江水三千里

家书十五行

行行无别语

只道早还乡

伤 别

父亲去了。去得太早。去得太苦。他躺在那里，微睁着双眼。他还在等我。那眼神仿佛在问，老三为什么还没回来？

爸，我回来了。

话没出口，我已泪流满面。

我抬起他的上身。天哪，他竟然轻得像一片落叶，一支羽毛。我不敢相信，这是他吗？是那个辛亥革命烽火中冲锋陷阵的他吗？是那个横刀跃马雄姿英发的他吗？是那个轻轻一托就把我扔上天空，让我又哭又笑的他吗？

他离去的时候，我才二十六岁。可我跟他的缘分并没有二十六年。大学四年，远在长春，我很少回家。毕业后，流徙塞外，而且是最穷最苦最荒凉不过的鄂尔多斯。到他去世时，我们已有十年很少相聚。此前，在苏州艰难度日的20世纪40年代，他为了全家的生计，无日无夜奔波在铁蹄下的上海。

哦，那是怎样的童年时光啊！少了许多父爱，童稚的心似乎并



这是父亲最后一张照片。他眼神落寞，欲言又止，是不是想说道些什么？



不荒芜。

父亲四十六岁有了我。我是老生儿，又是三房兄妹中的老末，当然是他眼中的宝贝。生大哥时，他血气方刚，大哥挨打最多，爸爸下手也最重。而我是他的老疙瘩，打我时手抬得老高，落在屁股上却像是抚摸。

在我心目中，他是个俊朗英武而又透出几分儒雅倜傥的男人。开阔的前额下，挺拔的通天鼻两侧，一对刀眉与闪烁的眼睛相映生辉。他的嘴唇永远是红红的，好像蕴蓄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激情。他带我去大澡堂洗澡时，我发现他的屁股上有两个洞。我很讶异，但终于没有发问。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是他腰间的盒子枪走火，把自己的屁股给打穿了。



二老身后齐刷刷站着三个儿子。大哥在本溪钢校负责教务；二哥在海军做射击参谋，还曾有所发明；老三走得最远，在遥远的荒漠小城一待就是十五个春秋。老儿子让你们操心了吧？

我曾经想象，少年周鸿宾如何踟躅在满清末年的宜兴。青春勃发的他，是不是常常望着墨绿的河水发呆。在那条流淌了千百年的河边，周家的祖先周处曾经为害一方。当他痛切地感到自己已跟猛虎蛟龙一样，成为宜兴百姓的心腹大患的时候，周处出了一身冷汗。他上山打死了伤人无数的恶虎，下水降伏了兴风作浪的蛟龙，用自己曾经作恶的拳头，成就了一个流芳千古的传奇。那便是京剧舞台长演不衰的《除三害》。

那时，父亲或许也曾久久地望着一片片帆影出神。对于他，帆就是神秘的远方，就是不可预知的未来。谁都无法想象，他的决绝，会令整个宜兴张口结舌，目瞪口呆。他在新婚之夜出走了。他头也

不回，撇下红盖头尚未揭开的新娘扬长而去，登上了驶向远方的船，第一次扬起了他生命中一往无前的风帆。多年后，父亲起草的家谱里，在我母亲何美珠的名字前面，写上了一个叫夏氏的女人。

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故乡宜兴，从此再也没有回头。他选择了远行，选择了漂泊。他心甘情愿在漂泊中度过了山重水复回环跌宕的一生。

五十五年后，他在距离故乡千里之外的辽宁本溪谢世，像一片零落的枯叶，却没有落在故乡的土地上。“文革”后，他的荒冢竟无影无踪，不知去向。1995年深秋，我在连云港黄叶飘飘的青龙山安葬母亲的时候，在她身边放了一张父亲的照片与她相伴，也不枉他们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相濡以沫的旷世情缘。

其时，父亲已然在孤寂中等的了她三十五年。

爸爸妈妈，在彼岸，你们重逢了吗？执手相看泪眼那一瞬，是否也曾无语凝噎？然后，还会像在哈尔滨新婚时那样，望着西厢明月，一个吹箫一个唱歌吗？还会乘着马车，赶着冰爬犁，兴致勃勃地去听京戏看无声电影吗？

父亲，你怎么也想不到，你的传奇会如此这般画上一个如此这般的省略号吧？

我的父亲 曾经的二哥

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五个妹妹。他排行老二。三叔和姑姑们都口口声声叫他二哥。

这二哥可不好当。我奶奶在世的时候，在金坛教私塾的爷爷就纳了个小妾，晚辈都叫她新姨。爷爷手头拮据，爸爸既要寄钱养着这个小娘，还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

他不仅要管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弟弟，走到哪带到哪，还要在自己身边给他安排工作。更让他牵肠挂肚的，是妹妹们的婚姻和家庭。大姑妈虽然能干贤惠，把公婆伺候得妥妥帖帖，可丈夫仍长期住在外面，屡屡要把她休掉。三姑母才貌双全，闹着要留学日本，我父亲为她倾尽家财，还背了一身的债。学成回国后，嫁了个俊逸潇洒的白领，一时间兄妹们皆大欢喜。谁知姑父借口她不能生育，在外面另觅新欢，甚至必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五姑母年轻时也很漂亮。她倒是顺风顺水，无奈姑父过世早，留下一儿一女。而大儿子毛毛又在武汉走失，找了多少年，仍然下落不明。



三姑母带着梦想留学日本，归来后却遭遇婚姻悲剧。

几十年间，我们家都是一成不变的中心。不管在哈尔滨、在天津、在汉口、在长沙、在东台，还是在苏州、在上海，总归是亲人盈门，来来往往。

资质不俗的三婶，丢下三叔和儿子，独自下了南洋，从此杳如黄鹤。三叔只好带着我堂兄常住我家。从此，我妈多了一个亲儿子，而我，又多了一个亲哥哥。妈妈八十大寿时，年过六旬的他，带着全家，风尘仆仆从洛阳赶到连云港，在锦屏山下桃花涧边，恭恭敬敬举起酒杯，满腔赤诚地说了一句：“感谢二伯母养育之恩！”

大伯父去世早，他的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络绎不绝地到家里来，让我父亲帮着找工作。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名叫德先的堂兄，



三叔性格优柔，郁郁寡欢，妻子远走后，大半辈子跟随二哥四处漂泊。好在，晚年有俊哥、洁嫂照拂，心情大好。

才华过人，却得了痼病。他常常坐在马桶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脸色蜡黄，满头虚汗，看我的眼神总是那么忧伤而又绝望。那时我还不懂得疾病和死亡，不知道怎样安慰这个深陷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的堂兄。他死的时候很年轻。有什么办法呢？那年月，肺病是绝症呀！

我唯一的堂姐吟秋，生得标致甜美，像个电影明星。我父母没有女儿，把她视如亲生。我曾画过一张她的头像，美术老师给我打了一百分。我比她小十五岁。吟秋姐把我当作小玩意。有一天，一个远房表兄约她到苏州五卅路公园喝茶。吟秋姐觉得有点蹊跷，便把我带在身边。那天，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约会，什么是一厢情



三姑和五姑，一个内敛，一个开朗。虽已中年，大气中风韵依然。

愿，还在不知不觉间当了一回电灯泡。吟秋婉拒了远房表哥，嫁给一个又黄又瘦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阴郁男人。那人第一次到我家来，就撞到弄堂的电线杆子上。他虽然喝过一些墨水，却经常深夜施暴。那时，吟秋住在苏州同益里前院，常常一大早跑到后院，向我妈哭诉。妈妈看到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禁不住叹息再三。本来，我妈就没看好那小子，说此人面相不好，活不长。果然，没几年，姐夫一命呜呼，留下两男一女。堂姐几十年苦撑苦熬，把孩子们抚育成人。如今九十岁了，却孑然一身，住在上海虹口。过年了，儿子们送来两只菜便各回各家，让老太太一个人独自享用。噫，我无法想象，吟秋姐在除夕之夜是如何咀嚼这无常人生的种种况味的？



吟秋姐，豆蔻年华，眼睛里洋溢着梦想，后来就有些惘然了。